

徐兆壽

男 (1968-)



甘肅涼州人，復旦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西北師範大學中外寫作中心常務副主任，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甘肅省文聯副主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甘肅省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甘肅省電影家協會主席。國家“萬人計畫”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委。發表長篇小說《荒原問道》《鳩摩羅什》、詩集《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散文集《西行悟道》、學術著作《文學的祭撒》《精神高原》《人學的困境與超越》等，共計近40部著作，800多萬字。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爭鳴》《南方文壇》《當代作家評論》等報刊雜誌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獲“全國暢銷書獎”“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甘肅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20多項獎，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項，國家藝術基金項目1項，以及國家級和省部級項目10多項。

女性的命運

——20 世紀以來世界電影的一個考察與思考

徐兆壽

摘要：百年來，女性的社會地位逐步升高，女性主義思潮隨之愈演愈烈。單純地談論女性主義是毫無意義的，必須從男女兩性關係上去討論，因此女性話題其實就是兩性話題。從電影的特質來看，兩性色相世界是其在 20 世紀最為特別的表徵，愛情一詞也在電影世界裏得以實現和壯大。隨著“性革命”時代的真正來臨，世界電影中所呈現出的女性社會地位變化、女性的情感流動等熱點議題，再次讓我們聚焦於兩性關係和兩性思潮帶來的思考。最後，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去尋找方案，解決兩性之間的相處方法，也是一種中國式的科學依據。

關鍵字：女性主義 世界電影 性革命 兩性思潮 傳統文化

The Fate of Women

——An 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World Movies Since the 20th Century

XU Zhaoshou

Abstract: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the trend of feminism has intensified. It is meaningless to simply talk about feminism, which must b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refore, the topic of women is actually the centered on both sexes. Judg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ld movies, sex is the most speci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word "love" has also been realized and strengthened in the film circle.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sexual revolution", hot issues such as the changes in women's social status and women's emotional flow presented in world movies once again aroused the thinking brought about by gender relations and trends. Eventually, looking for methods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solve the problem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exes is also a Chinese-style scientific solution.

Key words: Feminism; world film, sexual revolution; gender trends; traditional culture

一、女性主義思潮持續高漲

大學裏文科專業和藝術學科往往女生占大多數，師範大學男女比例能夠達到 4：6，我所在的學院已經達到了 3：7，碩士階段則更為懸殊。百年來，女性的社會地位逐步升高，

女性主義思潮隨之愈演愈烈。80年代，我們常常討論藍色文明和黃色文明哪個更先進、更好，如今時代的變化使這個問題懸置了。二十年前我曾做過兩性文化的研究，最後又切入到女性主義話題，這幾年更多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但我發現，一切問題最終還是會落到兩性文明的話題上，即兩性倫理、家庭倫理、道德文化等這些日常的倫理道德上。因此，二十年後，我再來思考這個問題就不再是簡單地引用西方學者的觀點，而是更多地會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陰陽之道去思考。這是一種哲學式的思考，而非一些簡單的社會學統計或調研所得。

單純地談論女性主義是毫無意義的，必須從男女兩性關係上去討論，因此女性話題其實就是兩性話題，這就進入到了中國人的陰陽之道。中國有古語：“孤陰不長，獨陽不生”，這是非常重要的參照點。看上去這是一個社會學的結論，其實是一個自然科學的定律，這是基礎中的基礎。但現在高喊女性主義的人們並不認同這一點，很多女性主張不生育、不婚，以為這就是女性主義，這是與自然界的生命原則相違背的主張，是人的有為法，非人這個物種的自然法。在遙遠的過去時代，避孕術還沒有出現之時，女性不可能會想到不生育這個問題。而在過去幾千年來，不婚也不可能得到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的認同。生生不息不僅僅是中國人的追求，也是一切人類的追求，因為這與自然界的法則是統一的。人與自然是不違和的。但在近一百年來，我們把“愛情”“平等”“自由”等這些概念奉為宗教式的原則時，人類的很多追求逐漸與自然法脫離了。如此下去，人類離滅亡也就不遠了，換言之，人類被自然界淘汰的時候也就不遠了。是因為這些概念有問題嗎？似乎也不盡然。但過分地討論和追求甚至賦予這些概念一些不恰當的目標時，這些概念變形了，不再像20世紀初那樣閃輝著人類理想的光輝了。因此，20世紀至今是人類關於兩性倫理和身體的漫長實驗，恰好，20世紀也是人類的哲學社會科學和藝術經歷無數實驗的歷程。我們不斷地求新求變，信奉一切都在發展之中。

中國文化過去不是這樣認識社會的，中國的先哲們會慎重地使用“演變”一詞，這也是《周易》的思想，當然也是“道法自然”的理念。但恰好這一百多年以來，我們在向西方學習，以西方為師，所以中國的文學和藝術同樣也進入一個實驗場。生活也是這樣，因為生活和藝術幾乎是同時發生的。我們現在的生活、學術、藝術中只有西方，沒有東方，這是歐美中心主義思想擴張的結果。中國的傳統文化在“五四”時期被打倒了，這導致兩性倫理在內的一系列問題都不從中國產生，我們接受思想和理論都是從西方傳入的。東方有沒有值得人類借鑒的思想？需要我們重新去思考。

文學與藝術中有兩個永恆的話題：一個是死亡，一個是愛情。關於愛情，中國人始終沒有展開討論過，比如愛情是什麼時候產生的？其實愛情是馬克思時代產生的一個概念，它的年齡並不大，但仿佛它自古以來就存在，類似於宗教一樣。古人有愛情嗎？毫無疑問是有的。我們的文學作品中一直在討論愛情，比如《詩經》中“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比如孟姜女哭長城、牛郎織女、梁山伯與祝英臺、白蛇傳說等民間故事。我們

可以用愛情這個主題把整個中國文學史、藝術史貫穿起來，甚至說重新以此書寫文學藝術史。顯然，這有些過當，因為這只是我們現在需要的，而非人類自古就有的。當我們若是信奉“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時，歷史就不再是歷史，歷史就確如人們所講的那樣，是因為需要而重新構建的。接下來我們就要思考，人類到底有沒有愛情？愛情真的是人與生俱來的嗎？愛情是人生的宗教嗎？這些內容是不是人類超越自然律之上特別構建的？是不是合適？

當我們如此發問之時就會發現，我們接受的很多西方來的概念或知識、思想也大概都存在這樣的問題，甚至於我在新世紀初時寫過一篇文章《假設與悖論中的世界》。我在想，如今我們大談的很多主義、思想和日常習以為常的東西真的都是我們根植於某種牢固的基礎嗎？那個基礎又在哪里？當我們把天地都不要了的時候，什麼才是我們的尺規？難道真的是物質？或者說是物質的規律？那麼，我們就得遵循肉體的規律。肉體的規律是弱肉強食、排他性的、欲望性的、趨利避害的，那麼精神的規律是什麼？它有基礎嗎？它牢靠嗎？什麼自由、愛情、民主又是哪里來的？它的基礎又在哪里？我們中國人過去的思想都是天定的，以天為參照點，現在天是空的、假的，這個參照點不在了，精神站不住了。而西方人呢？他們的思想是誰定的？上帝？哲學家？科學家？你會發現上帝死了，哲學家都是騙子、囈語者，而科學家只是欲望的討論者而已。馬克思說，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確實如此。

二、世界電影中的愛之濫觴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讀過《心經》的人幾乎都知道這句話。色是什麼？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能感知到的世界，也就是“六根”感知到的世界，眼睛看到的最為表象，其他五種感知隨之而到。對於普羅大眾來說，表像世界是最重要的，“色”即全部的意義。如果拿電影來解釋這句話，不僅十分容易理解，甚至令人恍惚，電影的發明仿佛就是用來提醒人們看到其本質。如果說過去時代對色相世界是通過繪畫、直觀或想像而得到的話，那麼，電影就直接給予了我們這個世界。電影把我們想像的世界實現了，但同時也剝奪了。關於愛情也一樣。由於電影的特質，兩性色相世界是它在20世紀特別表現的地方，當然這主要是因為20世紀以來人類的心相世界所呈現的如此，電影只是我們心相的反映而已。恰好愛情一詞也在文學和電影世界裏得以實現和壯大。

首先是《特洛伊》這部電影，雖產生較晚，但它回答了兩個問題：一是原始古人是有愛情的，我們會看到3000年前的人們為愛情而戰鬥、嫉妒，甚至犧牲；二是告訴人們，3000年前的這個神話故事是真實的，是與今天的人類相一致的。前者構建了愛情這個名詞，後者是對西方世界關於古希臘神話考古的影視表現。我們中國的歷史學家，他們一方面能夠同意用考古的方式證明古希臘神話和《聖經》故事，另一方面卻不能同意中國的神話和類似於《山海經》一類的東西入史。他們自然也贊同歐洲中心主義的文明觀確立的三個文明的

標準：鐵器、文字和城市。如此，他們就輕易地斷送伏羲至黃帝甚至大禹的時代是原始時代，不是文明時代，但《周易》中並不是這樣來表述文明的。《周易》中講，伏羲畫八卦時，仰觀天象，俯察大地，中觀人類與萬物。有易經八卦，中國人就有了文明禮儀，所以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這個概念就產生了。然後又講，剛柔相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是什麼？就是禮儀，是倫理道德。《尚書》中言，經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說的都是文化，沒有說一定要有城市，也沒有說得有工具什麼的。即使有了文字，如果沒有這樣的倫理道德，與動物有什麼區別？比如我們現在講的機器人或智能人，就不是人。這是我們對文明的理解。而現在都用西方的一套體系來規約我們這個更為高級的文化，我們反而顯得沒文化了。所以，雖然我以西方的電影來梳理 20 世紀的電影世界，但並不代表我完全贊同。不過，在十年前，準確地說是在 2010 年前，我大多還是贊成西方藝術的，這十年來就不一樣了，因為多了中國文化這個參照系統。

其次是《魂斷藍橋》，這是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的人心目中的一部經典電影，幾乎是一部愛情聖經。這部電影的女主人公是費雯·麗主演的，影片的情節雖然簡單，但很感人。主要講述了男主人公羅伊要去打仗，結果邂逅了舞蹈演員瑪拉，一見鍾情，立刻登記要結婚，但羅伊因為軍情而返回營地，沒來得及與瑪拉結婚。同時，由於錯過劇團演出，瑪拉也被開除。不久，她看到羅伊的名字出现在了戰死者的名單上，很悲痛，也有些自暴自棄，後來做了妓女。直到有一天瑪拉在滑鐵盧橋邊招攬顧客時，突然與羅伊再次重逢。原來羅伊並沒有死，她在欣喜的同時更多的是難過，因為她認為自己做了妓女，再也配不上她的愛人了。而羅伊也深愛著她。瑪拉和羅伊的媽媽見面後悲劇發生了，最後瑪拉還是無法釋懷自己的過去在滑鐵盧橋上自殺了，她自殺後羅伊一直在橋邊思念她，從青年到老年。我們那個時候，很多小說和電影都在表現這類矢志不渝的愛情，所以這部電影很經典、很有代表性，它體現了愛情至上。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一見鍾情，這是類似於《紅樓夢》中寶、黛的愛情，這種愛情越是悲劇就越能打動人心，過去的人們都非常信奉一見鍾情式的愛情，生活中也常常談論這個。另一點是男女主人公對愛情的矢志不渝，一方面是女主人公活著時因為覺得自己背叛了所愛的人而自我甘願毀滅，另一方面又是男主人公到中年時仍然對其充滿了回憶。他們使人類的情愛升化到崇高無上的境界，這種愛情是不容世俗玷污的。到現在，我依然能從頭到尾認真地看完，儘管我早已對其臺詞和裏面演員的表情如數家珍、倒背如流。這便是經典電影，它不分國界，不分民族，它把愛情推到了極致。

最後，還有《亂世佳人》《羅馬假日》等幾部電影也值得關注。這些電影沒有後來的身體欲望的參與，完全都是情感的表達，極其浪漫，值得反復觀看。《羅馬假日》的愛情無結果，克制、含蓄，是含淚的微笑，是人類作為人的一種讚美。《亂世佳人》則要複雜一些，它對人性尤其是女性的心理揭示非常充分，也算是一部女性主義的電影。我們那一代人都生

活在相對禁欲、克制的時代，所以我們熱愛的電影也是同樣。當然，這些電影的發展同時說明，整個人類基本上是同步的。

三、“性革命”時期的兩性關係

20世紀以來，受到幾個學術領域的巨大影響，使得人類的兩性生活一直處於試驗期。第一個是社會學，這是繼達爾文之後，人類沿著人是從猿猴這個動物變來的這一思維前行的結果，先是尼采宣佈“上帝已死”，後是社會學家深入動物群中研究它們的社會性，導致人從原來的與動物區別開來的物種一步步類同於動物，人的精神性活動淪喪。第二是考古學，考證出人這個物種誕生的年代，先是有了北京猿人，所以有了“人類生活一百萬年”的說法，又發現了非洲的猿人，便有了“人類起源於非洲”的說法，如此推翻了上帝造人說，那麼，人類在這一萬年或者說短短五千年內創造的文明算得了什麼呢，人類進入科學考古的境地，科學統治了人類的思維。第三個是精神分析說，把人類當成了物質進行分析，放在實驗室裏進行觀測。第四個是全球歷史學，因為這個全球歷史學完全是西方人自己寫出來的，所謂全球不過是歐洲，再加後來的美國而已，亞洲的文明史被忽略或被妖魔化，所以這個全球歷史學是假的，或者說是片面的。這些學說對人類學術的影響甚大，對文學藝術更是起到了引領作用。電影、文學、繪畫、音樂、舞蹈甚至建築都被其影響。西方的文學在一百年來發生了無數次變化，從古典轉向現代性，然後從現代性又變成後現代，後來又有了後殖民主義，還有無數的“主義”，這是從思想上來講的。如果從流派上來講就更多了，什麼印象派、達達主義、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現代主義、未來主義等不計其數……這些流派在1980年代都一一在中國上演，又很快消失。人類的生活方式也一樣，跟隨著思想的轉變而轉變。

歐美社會幾乎是從維多利亞時代很快就進入“性革命”時代。所謂“性革命”，總體來講似乎是過分了，我們中國人很難接受這個詞，但具體來講，我們也跟著受惠。中國是在“五四”時期和1980年代兩次開放面向西方學習的，這是我們與歐美社會同步的原因所在。“五四”時期，有兩位重要的性學家值得關注，他們和魯迅處於同一時代，分別是張競生和潘光旦。張競生是第一位性學家，他宣導純粹的自由，而他自己的生活也是亂七八糟，有點行為藝術的感覺，也算是知行合一吧。潘光旦則不一樣，他的性學研究開始走向了精神研究，實現了從肉體到精神的轉向，要高級得多。我的研究主要沿著潘光旦先生的路徑。如果時間再往前推，就到了弗洛伊德和靄理士，弗洛伊德主要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對性進行研究，有泛性論傾向，靄理士卻不一樣，他注重藝術與道德、性之間的中庸之道。

1949年以後，我們國家進入了社會主義階段，開始從國家層面宣導男女平等，提出“女人能頂半邊天”的口號。現在很多人對社會主義有看法，按我的觀點，我們應該感謝那個時代。那個時候雖然沒有任何章法，只是簡單地規定了男女平等，但正是這樣，如今才能有這麼

多的女生進入到大學，今天在大多數人看來女生上大學是天經地義的事，其實此前並不然。2014年，我們學校和北師大合作了一個“外國青年看中國”的活動，這些外國青年除了有來自美國和英國學生外，還有的來自各個不發達國家，他們非常感慨於我們國家的女生竟擁有這麼高的地位。我原以為全世界皆是如此，而一些來自第三世界的國家的學生卻告訴我並非如此，我當時很詫異，那是我第一次發現中國在男女平等上做的很不錯。

我們過去衡量男女是否平等，是依據《周易》裏面的天高地卑，所以男尊女卑。從西方引進的現代思想沒有解釋為什麼要男女平等，就直接用了，男女平等其實是我們自己慢慢塑造出的話題。弗洛伊德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們上大學那個時候都在看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圖騰與禁忌》等，他為我們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因為尼采宣佈“上帝已死”後，有很多事情都不能解釋了，是弗洛伊德重新提出瞭解釋世界的方法，他成了祖師爺一樣的存在。靄理士很多人都不知道，因為他的影響小一些。

中國進入到社會主義階段後，從國家的角度對男女進行了分配，大家都要做同樣的勞動，比如在農村，男人和女人都要勞動，但是女人還要回家做飯，男女是不平等的，那時候人們會覺得男人打女人是天經地義的，顯然，男尊女卑的不平等思想還延續著。我小時候經常看到村子裏發生各種各樣打女人的事情，女人儘管有了一些地位，但中國傳統的禮教習俗仍然是村子裏的潛規則。那時候，婆媳關係還維持著古老的傳統，可是後來不一樣了，隨著女性地位的提高和所謂的平等意識的增強，很少有媳婦順著婆婆的意，而那些從傳統社會過來的婆婆們還想做原來的婆婆，所以婆媳關係非常緊張。女孩子上學的意識強了，但男女不平等的思想仍然還延續著，這種情況恐怕還會在鄉村裏延續很長一段時間。當然，隨著所謂的男女平等和婆媳平等意識的發展，也隨著社會道德領域的滑坡，傳統的倫理道德在逐漸喪失，而新的倫理道德並未建立起來，女性的社會倫理和道德問題成為重中之重。一個以男性為政治主角的社會在瓦解，而新的政治主角並不確定，可能是女性，也可能是兩性共同為主角，但平等相待的社會機制和心理機制並未建立，所以一切都處在動盪之中。

這一切的發生都來自於遙遠的美國的一個社會調查。上世紀50年代末，美國性學家金賽做了一個關於夫妻的忠誠調查，他同樣也是個昆蟲學家——納博科夫最初也是昆蟲學家，西方很多昆蟲學家後來都出名了，因為從達爾文開始，人類要重新思考人與世界的關係、生命與世界的關係，昆蟲是一個微小的生命事件，所以要先觀察昆蟲，然後再觀察世界和人類社會——金賽發出了幾萬份調查問卷，最後大概收回了2萬份，他的調查結果是驚人的，調查顯示有70%左右的男人在結婚以後都有一次或兩次背叛自己妻子的行為，這就說明男人在婚姻方面的不可靠從古至今都是被證明了的。這可能沒什麼大不了的，但居然有60%的女人在婚前有過性行為，在婚後也偷過情，這個結論顛覆了大家的認知。人們天然地認為女性是不會出軌的，她們似乎天生是貞節的守護者，但是這個調查讓大家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第三個結論更讓人吃驚，就是60%-70%的男女是雙性戀者，他們曾有過一次或多次同性性行為。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用問卷調查、用大數據的形式對婚姻關係中的道德進行的研究。

這份問卷在傳播學上屬於對烏合之眾的調查，事實上也與人類以往社會由先知、聖賢們來制定倫理道德，要往往高於俗世社會普通人的道德。換句話說，這樣的調研即使有，也是大眾們的行為，社會良俗道德會高於這種行為本身，這便是約束，但是，在我之前講過的神、聖人、先知、知識份子都已“死亡”或被趕下立法者的主持臺之後，所謂的民主的聲音就顯得重要了，而這種民主便是整個社會人性的大數據的某個數據顯示。這種行為在高喊民主的美國社會很快就成了思潮。當然，這也與美國社會缺乏文化傳統有關，沒有聖人，沒有歷史，沒有先知，也沒有真正的哲人或偉大的知識份子有關。它只有公民，只有社會。這在百年以來被讚頌為美國社會的優點，但其實也是她的致命缺點。一個沒有聖人立像的社會，註定是一個沒有道德向度的社會，它的一切都將以普通人的人性為標準和尺度。這貌似是一件美好的事，因為百年以來人類的所有文學藝術都在追求這個人性的尺度，但是，當人性被降維到動物性的時候，這就是災難。那時，人們便找不到方向。這與中國是不一樣的。中國人始終會有人回頭去向孔子、老子發問和學習，甚至向黃帝問道，更遠一些，還會向伏羲問道，所以中國人始終有一個隱性的傳統潛在地起作用。中國人的歷史很長，可以到三千年前，也可以到五千年前，甚至到八千年前。中國人的參照系統很長，經驗也很多。但美國人不一樣，他們回頭一看，還是和自己一樣的普通人，這在孔子看來就是小人，在道德上沒有更高追求的人，比動物稍稍高一點。但中國的文化有時候會借聖人之名扼殺普通人，會把普通人當成聖人一樣去要求，也是災難。所以，兩種文化都有其優點和缺點。而在民主這一思潮高漲的時代，美國人是自豪的，他們絕不允許聖人的出現，他們高度重視作為普通人的感受。這份調查研究像炸彈一樣炸開了傳統社會的道德圍牆，事實上，這是弗洛伊德、靄理士等學術思潮的繼承與演變。這些思想影響了整個社會，所以那時出現了小說《麥田裏的守望者》和電影《畢業生》，同時也出現了“跨掉的一代”。

女性主義便借著這股思潮再次登場，一位名叫海蒂的女性登上了時代舞臺，她在70年代出了一本書叫《海蒂性學報告》，這本書在全球有幾千萬冊的銷量，據說僅次於《聖經》和老子的《道德經》。因此，女性主義話題的真正盛行，其實不是從波伏娃、薩特開始的，而是從海蒂開始的，她切開了無數普通女性的隱秘心理，“性革命”時代真正來臨。有一點值得注意，翻譯為“性革命”，其實是兩性革命，這時女性的地位逐漸提高，男性的地位逐漸降低。到60年代末期美國出現了“女人走出廚房”運動，女人走出廚房，再也不做飯了，因此導致美國和英國這些地方開始盛行麥當勞之類的速食。

歐美“性革命”的一個標誌性電影是《畢業生》，我們聽的歌曲《斯卡布羅集市》就出自這個電影。影片的男主人公本恩是個剛畢業的年輕人，他在魯濱遜太太的一再引誘下，和她發生了關係。在他們約會的過程中，本恩遇到了魯濱遜太太的女兒伊萊恩，並愛上了

伊萊恩，和她開始了正常的戀愛關係。他們的戀愛受到了魯濱遜太太的反對，伊萊恩在傷心之下接受了另一個愛慕者的求婚，影片最後本恩在伊萊恩婚禮的現場追回了她。這部電影是反倫理的，故事充滿了矛盾，本恩既然已經和魯濱遜夫人發生了關係，怎麼還能和她的女兒談戀愛，可見愛情至上的觀念連親情都被顛覆了，友情肯定也是要顛覆的。

四、改革開放後的兩性思潮

當我們國家開始拍攝《白毛女》《紅色娘子軍》，使女性主義或兩性平等思潮進入到紅色敘事或社會主義思潮的進程中時，西方已經進入到了好萊塢模式，進入到了“性革命”時期。一個靠“性”來進行娛樂的時代在全球展開，好萊塢電影、傑克遜與麥當娜等流行音樂、《花花公子》等雜誌做了開路先鋒。

那麼，“性革命”思潮是怎麼逐漸傳到中國的？它首先登陸到了日本。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在中國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我的《非常日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挪威的森林》的影響。“亞洲四小龍”都受到歐美思想的影響，大家紛紛開始“脫亞入歐”。中國一方面在學習歐美，但同時高度警惕這種學習會導致西化，所以中國在經濟領域、科技領域甚至教育領域都學習西方，但在政治領域保持了絕對的距離，後來在教育等各個領域也強調中國特色、中國傳統文化等，與“亞洲四小龍”形成了對比。90年代進入市場經濟時代，大眾閱讀開始盛行，那時候的大眾讀物主要有《知音》《愛情與家庭》《大學生雜誌》《青年文學》等，我曾作為主筆給這些雜誌寫了大量文章。在經過長時間的思考和摸索後，我的兩性文化研究進入到了哲學的思考，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介入使其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也是和中國其他學者不一樣的地方。有人問李銀河老師說：“你為什麼認為你理解的兩性關係就是正確的？”她說：“美國的中產階級是這樣的。”我的問題是：美國中產階級是這樣就一定是正確的嗎？我在後來還遇到過同樣的問題。如我們談論中國文學的現狀時，很多人都會說，文學被冷遇是正常的，你看人家歐洲和美國就是這樣的。似乎歐美社會成了我們的尺度。

其實這是個社會學概念，社會學背靠的是哲學，但是，“背靠哲學”這個說法依然是西方話語，因為中國沒有所謂的這種哲學，在中國應該是背靠天地，我們一直在用西方的話語來解釋世界，其實中國和西方的很多東西是交叉的。福柯寫了一本書叫《詞與物》，他是一個解構主義者，後來又成了結構主義者，他強烈批判了過去的三大顯學，其中第一個是考古學，考古學把神解構了，其實這也把人所帶有的神性力量取消了。第二個是精神分析學，精神分析學把人變成了動物。他還沒這麼講，是我這麼講的。他講的是把人當成了物。第三個是人類學，人類學把神學解構成了知識，代表學者是弗雷澤。我和一位研究榮格的專家聊天時得知，榮格後來完全學的是中國《易經》的知識和方法，榮格會打卦，我聽後很感慨。尼采認為“上帝已死”，後來福柯又認為人被終結了，從尼采到福柯是一個很重

要的系統。他們代表了西方哲學界對一百多年來學術知識的生產所持的批判態度，也表明他們對西方社會的發展持悲觀態度，而這恰好與我們中國的文學藝術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們竟然認為這樣一種悲觀的態度是先進的，可以照搬的，沒有想過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沒有想過在遙遠的過去中國的智慧可能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今天依然可以拿來用。

到了電影《畢業生》時，我們進入到了“性革命”時期，那是一個衝突的階段，親情、愛情、友情在不斷發生衝突，人類的倫理在奔散。弗洛伊德寫了一本書叫《圖騰與禁忌》，禁忌與圖騰是共通的，沒有禁忌就沒有圖騰，就沒有倫理，就沒有道德。當一切都不存在的時候，人只想要自由的時候，人就不能稱之為人。

20世紀70年代，美國中產階級中間出現了一種“換妻遊戲”，就是中產階級們對自己的家庭感到厭倦了，於是大家約好週末在海邊的高級酒店互換妻子，日本、韓國有很多導演都拍過這類題材的電影。現在的美國還有這樣的生活，所以李銀河老師認為一個成年人只要自己願意，就可以這樣做，法律不應該制止。馬克思說的“一切堅固的東西都在煙消雲散”，這句話適合形容現代社會中的一切事物。

《廊橋遺夢》這部影片的故事類似於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綠化樹》等這樣的小說故事，是講知識份子在下鄉的過程中荒廢了精神世界，最後是帶有野性之美的鄉村女性拯救了他，使他恢復了野性，恢復了男性的生理功能，可見東西方都是一樣的。李安的電影《斷背山》講的是同性之愛，在《斷背山》後他又拍了《色戒》，李安是位溫情主義導演，但他同樣是一個中西文化交融下的導演。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獲得了奧斯卡金像獎，這是和宗教有關的電影，他在電影的探索上一直不滿足，他也在探索人類的兩性倫理，李安這樣的導演很了不起。還有一個導演程耳，是我在80後導演裏比較看好的，他拍了一部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我曾給他寫過評論。他的作品和李安的《斷背山》都是吸收了王家衛影片的美學元素。程耳也是一個寫小說的，他的小說充滿了情色意味，但色與空是互相轉換的，未來程耳導演會有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一旦他成功的脫胎換骨，將過去的經歷和現在的經歷融合起來，會是一個很不錯的導演。他可以重新來梳理中國的兩性問題。當然，這要看他的思想動向了。其他導演現在看來似乎對人性的探索不深，而我對00後這一代人充滿了期待，因為他們不再探討中國與世界的分野了，他們更多的是在探索到底哪一個更好？他們身處的環境會讓他們思考很多東西，他們接受的東西是全球化的知識，他們尋找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我覺得未來這一代是我們的希望。

《洛麗塔》是根據納博科夫的小說改編的，講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和一個十幾歲的少女亂倫的故事。有評論家在美國《紐約時報》上說，這部小說就是老去的歐洲對年輕的美國的一次亂倫和誘惑，說得很有意思。西方人講的時候是有隱喻的，小說和電影都是隱喻的藝術，因此發現電影很了不起。中國的電影還走在試驗性的道路上，並非技法上的問題，

其實技法不重要，影片中的思想才是最重要的，要能給大家帶來思考。這部小說和電影帶給中國作家的震撼非常大，1990年代以來的很多作家都受其影響。這是對兩性關係的探討，超過了普通倫理的小說與電影。

這個話題必然避不開《西西里的美麗傳說》《朗誦者》這兩部電影，它們都是成年女性對未成年男孩的誘惑或性教育的展示，在過去時代影響之大是今天網路時代的新一代難以想像的。它們也代表了一個有遮蔽和倫理禁忌的古典時代結束了，新的時代開始了。但同時帶來思考，新的時代若無遮蔽和禁忌，倫理又在哪里呢？倫理道德是對人的野蠻與動物性有所約束的結果，必然要有所遮蔽，也有所禁忌，可是，現代人似乎不希望有這些，也似乎難以有這些了。道德成為艱難的選擇。

還有一部2012年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的電影《愛》，也翻譯為《他們倆》，講的是一對老去的法國夫婦的最後故事。他們一生非常相愛，但是他們的女兒一次又一次地離婚，在世界各地奔波、流浪，成為窩巢家庭，無人贍養。在生命大限來臨之際，他們不想體驗漫長的死亡過程，因此幫助對方早點解脫肉體的痛苦，男人把女人捂死後自己也自殺了。電影中並沒有講他們這麼做是想給女兒帶來麻煩，似乎與女兒毫無關係，這是一種西方式的家庭倫理觀，說明西方人可以接受安樂死。他們把肉體看得太重要，無法承受肉體上的痛苦。而從東方文化來看，肉體的痛苦是精神昇華的過程。從佛教的角度來講，痛苦是由你此世的因果和上一世的因果所造成的，如果此時不結束因果，下一世還會延續。這部電影帶給我諸多思考，關於愛情，關於家庭，關於死亡，關於肉體和信仰……其實都是無解的。

最後，關於《愛樂之城》，這部電影的導演同時拍了另一部具有情色感但很美的電影——《年輕氣盛》，但在大部分的影院是不能上映的。這位導演拍的幾乎都是關於羅馬的情欲、色欲的題材，包括人要怎樣處理色欲、愛欲、年老、死亡等問題，其實是西方延續了100多年的問題。看這些作品時會發現，文學已經不夠用了，電影在代替文學探索一些問題。

五、從傳統中尋找方案

此前，在澳門城市大學講座時我曾問幾位碩博，天是什麼？當時六個人回答都不一樣。第一個女生回答說，宇宙就是天，我說暫且可以這樣去說，其實不完全是。在天、宗教教主、聖人、哲學家、科學家、作家中你們覺得誰最值得信賴？天只有一個，宗教教主有若干個，一個宗教過來，另一個宗教也會過來，你來我往，你方唱罷我登場。在歐洲、中西和西亞，古往今來，宗教有很多，他們有時是基督教，有時是佛教，有時又成了伊斯蘭教，後來成了印度教，宗教和教主來來往往。聖人不斷解釋這些現象，哲學家在其次，因為聖人是哲學家之上的存在。聖人擁有道德，哲學家只是個善於思考的人，而科學家就更不擁有道德了，他們中很少有人擁有強烈的人文精神，現在的科學家純粹都是對器物進行格物的人，科學家成

了格物學家，不對道德進行格物的人就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家，這樣看來科學家應該是等而下之。但在中國，科學家地位遠遠高於其他人的院士，這當然是另外一回事，時勢造英雄。

那麼，在天與人之間我們相信誰？三十年來，我對這些都進行了一步步思考。最終，我相信天，因為無論是信佛、神、基督還是真主，都不是永恆的。對於一個理性的人來講，什麼才是真正的信仰？這就涉及到解讀兩性問題的關鍵，同時我也在思考人類文明有沒有一個總綱。我們自稱是龍的子孫，那麼其他的子孫在哪里？東方是龍、西方是白虎、南方是朱雀、北方是玄武，其他三個方向的子孫就不知道了。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讀。

今天的歐亞非大陸的全景圖好像一個甲殼蟲，也好像一個變形的烏龜，讓我們想到“龍馬負圖，神龜載書。河出圖，洛出書”這些古老的諺語，伏羲到大禹一直流傳的諺語。我們從孔子的時代再往前推 2500 年到了黃帝，從黃帝的時代再往前推 2500 年大概是伏羲。伏羲根據天地初定人的倫理，他去找天的中心，地的中心，氣候的中心和觀察星象的最高點。古人要看象，就是天象，《易經》裏說“天垂象”。很多人講到《文心雕龍》的《原道篇》就不講了，因為他們不懂《易經》，就沒辦法講《原道篇》，裏面有一句叫“以垂麗天之象”，所謂的“以垂麗天之象”，比如新聞說河南突然發大水，然後西雙版納的大象開始往河南走，大家都不能解釋這是為什麼。黃河有一天突然清了，我們古人說“黃河清，聖人出”。我們家小白貓有天突然一直叫，我到陽臺上一看原來是來了一群我以前沒見過的翼鳥，它們的冠子很大，有各種華麗的顏色，可能是來自南方的鳥，有一百多只，它們好像有點像傳說中的戴勝一類的鳥。這些就是天象。

中國文化是唯心法和唯物法結合在一起的。當年孔子寫《春秋》，聽到麒麟死了，說“我也要走了”，所以就停止了寫作。孔子在研究完《易經》之後，他就懂了天地，就是比如今天的天氣是什麼樣？在古人的眼裏這是有場域的。在今天的我們看來是空空如也，但在他們看來是有形象的。歷史上也出現過皇帝給自己造象的荒唐之事，比如劉邦就造過象。這是人為法，非天象。我們要回到上古之人認識天地和男女的原初時代。《周易》中講：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指陽氣生髮，指天，坤指陰氣生髮，指地。這裏聽上去很玄，我們今人已經很難理解了，但我們就得回到那個時候去才能理解我們的倫理的發生。男人是陽，但是陽中有陰；女人是陰，但是陰中有陽。陰陽結合是所有事物的本性，非男人和女人如此，所以世間事物皆以此造種，生髮，而男歡女愛便是天經地義，這就是一陰一陽謂之道，男女大欲存焉，而這是剛柔相錯，只有有了禮儀，才是文明，就有了知止的邊界，所以也便有了“發乎情，止乎禮”的中庸式的中國禮教。這是既認可了男女之欲，又阻止了不符合禮教的行為，如此方有文明。

所有這一切的來源是伏羲，他是給我們開天地的人，制定倫理的聖人。今天很難說清楚他當年是怎麼觀察天地奧妙的，但今天我們可以通過一些技術手段重新去認識他所講的道。最北方是北冰洋，最冷的地方，也就是伏羲八卦中的坎卦，坎卦就是水，在北方，寒冷。

這個地方在時間上說是子時，子時最冷，所以這裏就是“天一生水”的地方（這句話出自《河圖》），意思是天從北方開始運行，而天運行的時候，也是數“一”誕生的時候，換言之，“一”這個數是對天的命名，所以叫“天一”，而這裏又與水聯繫在一起。這是中國文化的密碼，同時也是人類文化的密碼之一。寒氣在北方坎位（子時和丑時的前半個時辰）達到峰頂，在艮位停止，所以是艮為止。艮位包含了丑時的後半個時辰和寅時，同時陽氣上升，所以寅時已然到了春天。震位也就是卯時陽氣上升，百草破土而出。東方是太平洋的水，要比北冰洋裏的水要溫暖的多。所以說，天道是順時針方向運行，所以的水、風都按此旋轉。所有的星星也是按照順時針的方向運行的，這就是天道。只有研究過天文學、地理學、氣候學的人才能相信這個結論，所以說“順則生”。春夏秋冬四個季節的氣象，自古至今沒有變過，伏羲在 8000 年左右就總結出了這套自然界的規律。中國人的上古文化是自然科學的總結，只不過那時的“科學”一詞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與現在的“科學”一詞不同。現在的科學只有陽，沒有陰，只有物，沒有氣，是死物，沒有靈魂。但是，在實體即物理這一個層面都是一樣的，所以也可以暫時借用“科學”這個詞來解釋世界。

因此，在這個天道基礎上生髮出來的中國文化不是沒有邏輯，而是大邏輯，是天地邏輯。用這種天道來統攝人道，就是“天人合一”。比如，我們的中醫是按這個幹規律生髮出來的，我們的各種倫理道德也是按這個規律設定的。太陽從東方升起，西方落下，陽在左，陰在右，所以男在左，女在右。周公調製官員是 360 個，因為天行走一圈是 360 天。這些官員若是各行其事，周流一年，便完成了一年的運作。依次類推，各種器物也是按天圓地方、天干地支、陰陽五行的方法論來設定。如此往復，未有遺漏。婚姻更是如此。

在“五四”之前，甚至“五四”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人並不談論愛情一詞，男女之事只以婚姻而論，別無它者。而男女結合之時，絕大多數男女並未見過對方，古人是用看八字的方法，八字合，一生相合，八字不合，一生不安。這就是《周易》派生出來的一些方法論。一個人生下來，就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這便是年月日時來確定，年月日時分別有干支，所以有了八個干支。這與笛卡爾的坐標系類同。人類在浩瀚的宇宙中如何來確定自我呢？就像我們現在用動畫或太陽衛星拍攝出來的圖像那樣，地球是一個微小的星球，漂浮於浩瀚無邊的宇宙之中，但是它穩定泰然，這裏自然有它的宇宙法則和規律在支撐。那麼，它究竟是什麼呢？

笛卡爾認為發明一個坐標系，就可以像把地球畫一個經緯一樣確定人或物的存在。或者說，如果時間是經，空間便是緯，經天緯地便是以時間為縱軸、空間為橫軸，這樣的話，黃帝時期發明的天干地支就不僅僅是曆法表，還是空間表，是四個坐標軸對一個人的確立，要遠比笛卡爾的座標精確。中國人的很多智慧一直沒有得到像西方哲學那樣去闡釋，仍然保存了它原始的樣貌，所以看上去像天地一樣廊朗，但被很多人誤以為沒有哲學。

從這個意義上講，天干地支八個符號所代表的人，是一個關於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倘若

與天地時空合，則是順天時，倘若不合，則是逆天時。如果一個人的八個時空符號與另一個異性的八個時空符號有若干個合，則被稱為天作之合。這就是中國古人所講的婚姻法則。這種天作之合與家庭、個人的道德、社會地位沒有關係，是單純的兩個自然人的合局。所以除了八字合這個基本的原則之外，還要考察這個人的家庭情況、個人的社會地位和道德水準，然後來確定婚姻。前者是無為法，後者是有為法。前者的無為法其實就是一見鍾情、有緣、相愛等概念的詮釋，是對愛情的一種很好的解釋。我研究過古今中外關於婚姻的原則，大多是有為法，屬於社會性行為，佛教的緣法則是一個無法解釋的法則，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無法解釋的東西，但是，最後我們發現被我們稱為迷信的合八字原則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且合理合情的原則，是一個科學原則。這個發現使我大為吃驚。所以，講愛情、婚姻最終又回到了中國人的法則裏。

所謂的男女屬相的三合、六合就是相見有緣的體現，他們在物理屬性也即先天性上是相合的，相合則相悅，一見如故。天生不合的人屬於屬相相沖的人，所以有了無緣無故的不喜歡和敵意。這常常屬於愛情。但要長久的婚姻還要看更多的合局，如天干之合，如家庭情況、工作狀況等。這其實並非迷信，它是上古聖人們對自然界的科學總結，比如說五行中的火，它有一個運行規律。火指的是太陽，陽氣，是從寅時出發，卯時從大海裏沐浴而出，在午時達到峰值，最熱，然後就開始下降，到戌時落下山去。這三個時辰即古人講的生、旺、墓，就是三合局，在屬相上就是虎馬狗三合相。這是時局上的合局。所以這三個屬相的人天生就是有緣之人，一見如故，異性之間容易產生好感。這是把天時與人的性情合二為一了，這也是天人合一的表現。

六、一個科學依據

很多人會有疑問，中國古代的這些東西能信嗎？中國人的這些東西太宏觀了，於是我便找西方人在實驗室裏看到的微觀發現。在網上大家可以隨便搜到關於精子和卵子結合的視頻，其中精子代表乾男，卵子代表坤女。一個女性產卵的時候，這個卵子只有一個，它會靜靜地待著，然後一個男子會產出3億顆精子，它們浩浩蕩蕩、左沖右突、自強不息地奔赴卵子面前，中途有好多三心二意的散夥了，也有很多累死了，最後只有10萬顆精子繼續奔向這個卵子，但是卵子只接受一個精子。男性和精子世界一模一樣，和天一樣，在一刻不停地運動著，女性和卵子世界一樣，和坤卦、大地一樣，能做的就是忍辱負重的等待，這就是男女世界。所以說，“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微觀世界也一樣。

但是，卵子最終接受的那個精子並非西方的社會學家所講的最強壯的那個，而是與卵子心心相印的那個，是在物性層面上相吸引的那個，是有前緣的那個，是八字相合的那個，是意志最堅定的那個。如果是最強壯的那個，則生下來的孩子應當沒有病最好，可是，每一個孩子都帶著各自的基因，身體也不見得是最好的。如果把它放大千萬倍，它就是人，

只是形象與人不一樣而已，但它的思想、精神乃至身體與我們人類應當一樣。這就是相對論。

在這個意義上，周公等解釋了男女的分工。男子主外，主運動，這也是“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的注解；女子主內，主靜，這也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注解。男子繼承制的宗法制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它使人知道自己的父親母親是誰，擺脫了原來洞穴式的“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愚昧時代。但後世把女子越來越禁錮的思想和制度則太過了，對女性是一種壓迫和剝奪。男女不平等的思想也是解釋系統的錯誤導致的。因此，如何重新解釋《周易》裏面的天地陰陽關係，是當下的哲學主題。

現在又到了男女分工的時候，智能化使體力勞動越來越少，男人的體力勞動優勢已經不太明顯，相反，女性在文化藝術領域裏的人數占比越來越大。這似乎與盧梭的一個說法一致，他說，女性應該學人文藝術，當老師。現在越來越多的女生學習都比男生強，寫字樓上也是這樣，坐辦公室的女性越來越多，我的學生問我，我們現在大多數都是女生，男生到哪去了？我說，你看，不都在送外賣嗎？話音未落，女生就收到一個外賣電話。其實這和過去是一模一樣的，在過去，男性都在外面打仗、捕獵，女性就在家裏休養，生孩子、做彩陶。有人對彩陶做過一個研究，他說：“每一個彩陶裏面都有一個女性的手掌，就像 logo 一樣。”我聽了後特別感動。我研究過伏羲女媧的創造，他們是那時最偉大的科學家、哲學家、藝術家和政治家，後來的西王母也是，是了不起的科學家。女媧補天就是拿著規尺測量天體，可不就是天文學家嗎？我們現在把女媧補天文學化了，說她拿著五彩石在補天。我們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中國文化需要把這些科學的東西找回來，使其成為一個科學世界觀，人人能相信抬頭仰視的信仰世界。

綜上，這就是一個科學的視角，也是今後中國的學者要努力去完成的課題。一旦這個課題完成了，中國的學術就是以全世界共有的科學知識來驗證的，就不僅僅是中國人的學問，而是人類的學問了。它要說明，我們中國人為什麼要創造陰陽理論，其實背後是科學。所謂“天人合一”是有具體的方案來落實的，比如中醫，比如禮教。再比如，十二地支的運行圖就是科學，是中國人關於“天地人”三才理論的一個模型。很多人都說中國沒有數學，中國人文化不能建構科學模型，那是不了解中國文化。太陽從寅時升起，從左邊升起，然後從右邊落下，所以陽在左邊，陰在右邊，所以有了男左女右。為什麼東宮太子在震位？震在東方，震為長子。這是八卦的方位。父親在西北，母親在西南，震位在最東邊，所以太子在東宮，太后可在西南邊。這都有規定，紫禁城就是這樣建造的。

唯一不能確認的就是天到底是不是像人一樣有善惡？這是古往今來一切科學家、哲學家、思想家在思考的一個問題，它是終極問題。所謂中國上古人的“天人合一”和漢時董仲舒的“天人感應”以及莊子關於天地有無“真宰”的思考以及北方民族對天的崇拜等等，都是關於它的思考、體驗與回答。西方人關於上帝的懷疑、探索和科學的驗證也是一樣。《易經》

中有一個方法可以去試著回答這個問題，即“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當我們對宇宙與外物無法驗證與思考時，就以自己為方法。孟子說，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二程還說，近求諸身，百理皆具。可見，這個方法一直貫穿於中國求道的知識份子中。那麼，我們就拿自己來講，有一個肉身，這個肉身與我們的心靈、精神、感受是不是一體的？大多時候是一樣的，這也是西方關於靈與肉的思想。如果沒有肉身，所有的一切是否還能感受到？當然不可能，所以說善惡這些精神性的存在也要通過肉體的感官來實現。這就是心理學要探索的內容。

當然，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自己來求索，人的一天、一年、一生，都可以進行總結。我們可以親身驗證肉體與精神的關係。簡單來講，就是精神性的一切都要通過肉體來實現，而肉體與精神（也可稱為靈魂）基本上是同步進行的。每一天，我們都有惡的時候，也有善的時候，但是，每天在子時休息時這一切都在發生輪回，在更替，在產生新的變化。天地也有肉身，也有精神，與我們人一樣。當我們這樣思考的時候，整個世界就與我們合為一體了。宗教不外乎就告訴你的是這個。人到50歲為什麼會知天命？因為在那時候才會知道唯心世界、輪回是什麼樣的，之前都是在研究唯物世界，50歲以後會認識唯心世界，這叫“一陰一陽謂之道”。《河圖》《洛書》是人類最早的兩個宇宙運行模型圖，也是人體這個小宇宙的運行模型圖。《河圖》曰：天一生水。你看，天在北方，一也在北方，北方是水的位置，意指寒冷。在人類所有著作中間，只有在《易經》中說了時間、空間、數的開始，其他人類著作中都沒有提到，這就是中國文化了不起的地方。其中關於陰陽的問題，當然也就有了男女兩性的相處方法。

（本文根據作者2023年5月在暨南大學藝術學院的講座內容整理而成，略有刪減）